

# 雪裏年味 集藏烟火

□赵日强

在长春周边，叫得上名的大集有20多个——乐山大集、新立城大集、永春大集、鹿乡大集皆在其列。它们各有各的“开集密码”：不是农历“三六九”，便是“一四七”。这些乡村大集，从不是单纯的买卖地儿，而是装着乡土记忆、飘着人间烟火的文化空间。而乐山大集，无疑是其中最亮眼的一个：150多年的历史打底，满场的好物与浓得化不开的乡土气，成了人们触摸东北风情、拥抱烟火生活的好去处。

这大集藏在长春市朝阳区乐山镇，距市区40公里。自清朝同治十三年起，它便守着“一、四、七开集”的老规矩。春节的脚步近了，赶大集办年货成了头等大事。腊月初七这日，乐山大集顶着“年俗荟萃乐集”的名头开集，我循着年味往里走，一脚踏进了这百年不散的烟火里。

还没到集口，路上的人车已挤得满满当当。年味儿早被挤得冒了尖——红柱子高高立着，红灯笼在雪地里映出团团圆圆，红金相间的对联铺展开来，中国结在风里晃着，一抬眼，人已坠入一场热热闹闹的年味梦境。

乐山大集的热闹，是从一场高跷秧歌开始的。红的、粉的、绿的衣裳在太阳下亮得晃眼，踩着一米高的高跷，表演者却如履平地，扭得灵活现。围观的人们掌声、叫好声此起彼伏。上百家商户在集上摆开摊子，千余种商品摆得满满当当。米面粮油堆得像小山，干货调料裹着香气，豆制品透着嫩，肉蛋禽带着鲜，水产摊前活蹦乱跳，还有春联、挂饰缀满了红，一眼望去，全是过年的欢喜。

清晨的大集，寒气还没散，却被美食的热气烘得暖融融。这边，花生、瓜子、糖果堆成小山，康乐果、爆米花的甜香飘得老远，人们边逛边抓一把，边吃边笑着往前走。那边，新鲜的肉挂在架上，旁边笼子里是散养的大鹅、小笨鸡，猪肉摊前围满了人，大婶伸手翻着五花肉：“这肉好，炖酸菜正合适！”水产摊前更有意思，新立城水库的活鱼在薄冰下摆尾，溅起的水花落在地上，眨眼就凝成了小冰珠。

干调区的辛香先飘了过来——花椒、大料、辣椒面的味儿混在一起，成串的红辣椒挂在雪地里，像燃烧的小火苗。正走着，听见摊主吆喝：“冻梨、冻柿子哎！”摊床上铺着东北花布，冻柿子排得整整齐齐，黑褐色的冻梨埋在雪堆里，泛着釉光。有买主忍不住拿起一个，咬开冰壳的瞬间，甜浆“滋”地迸出来，带着冰碴儿的凉与甜。这是东北人刻在骨子里的冬日滋味，藏着对春节最实在的期盼——这才是年味儿啊！

集上最受欢迎的，还要数农户自家产的好物。大婶的柳条筐里，笨鸡蛋、笨鹅蛋用小棉被裹得严严实实，“鸡蛋一块五一个，鹅蛋五块。”大婶笑着说，自己舍不得吃，要留着赶集卖；大叔冻得通红的手推着旧轮子车，车上堆着带霜花的冬储菜，还有自家晒的干白菜、土豆干。我还撞见一位卖山货的老汉，把最后一袋蘑菇塞给熟客，嗓门亮堂堂：“自家晒的！炖小鸡贼香！”

美食区是大集的“暖港湾”，从来不会冷。油炸糕摊的铁锅里，金黄的油花“咕嘟”翻滚，香气裹着甜暖飘远，刚出锅的糕饼烫得很，得用三层纸包着，咬一口，甜糯的滋味从舌尖漫到心尖；豆腐脑上飘着紫菜、虾皮，浇上韭菜花酱的瞬间，香气“腾”地冒出来；烤地瓜的炉膛里，火光跳着舞，焦香绕着鼻尖转；现场灌的血肠在锅里煮着，热气腾腾，摊主吆喝着：“瞧一瞧！尝一尝！自家灌的东北血肠，味儿嘎嘎正！”

如今的乐山大集，还多了些新鲜玩意儿——非遗展区就设在路边显眼处，货架上摆着手编的小物件，小巧精致；卖糖葫芦的草靶子上，山楂、草莓裹着亮晶晶的糖衣，在太阳下泛着琥珀光泽。往入口东边走，还有片游戏区，投壶、套圈摆得整整齐齐，游戏不难，图的就是个好彩头，赢了能拿小卡片、小挂件，还能写个心愿，挂在满是金叶片的许愿树上。集中间搭着红色的大舞台，东北歌舞轮番上演，运气好的话，还能赶上一场地道的二人转，台下的掌声、笑声，能飘出老远。

到了中午，摊位上的货渐渐卖空了，赶集的人也慢慢散去。人们踩着雪路往回走，脚下“咯吱咯吱”响，购物车里冻豆腐挨着鲜肉，塑料袋上的冰晶折射着光，空气里还飘着炸货的香，远处偶尔传来零星的鞭炮声。

乐山大集，是长春冬日里一团不灭的篝火。它以烟火为笔，以温情为墨，在冰天雪地里，绘就了一场热闹的烟火盛宴。而烟火之下，仿佛已能看见春天——嫩绿的野菜冒了芽，开河鱼在河里蹦跳，百花含着笑，草木凝着神，万物都攒着发芽的劲儿，一步一步，朝着十里春光，慢慢走……



尽管早已过了而立之年，可我还是忍不住对过年充满了幻想，就像小时候玩过家家，总想变了法儿地装扮自己的“小窝”。

年关将近，便开始紧锣密鼓地为大年三十作准备。首先是买春联，随着时代的发展，春联也不再拘泥于“贴”这一形式，除了“贴”还有“吸”，采用磁性材料复合工艺，通过内置磁片或磁性背胶实现吸附功能。

不知是因为家里的铁门不够铁，还是磁吸的春联不够磁。总之，吸上没多久便往下

落了，看多是差不多的门脸，神仙也觉得腻味。便想要换。父亲一摆手：“算了，买都买了，等你以后学问大了，咱们自己写对联。”

其实，我以前也会写对联。高中时，一次语文考试，其中一道题要求考生以“元宵节”为主题创作一副对联。我当时答的是“一轮圆月聚五湖四海念家人，两行断泪泣南来北往佳节心”，是全校唯一的满分，得到了语文老师的交口赞誉，极大地满足了我的虚荣心。

还有一次，是母亲做育婴

## 忙年

□段泽华

落，试了很多次，像是失去了爬行能力的壁虎，无法驻足于它们的舒适区，看得我直心疼。最后只好在胶水的帮助下，把磁吸春联强行留在门上。

这是去年的前车之鉴，也决定了我今年买了纸质春联，虽然最后免不了要清理门上的残胶，但好在现在的除胶剂也是相当强力。

春联上的字，无外乎“财源广进”一类的客套话，父亲只看了一眼，便说俗气。我不服：“现在市面上卖的春联还不都是大同小异？”父亲说：“所以才更要有所内涵，你想想看，大家都在说同样的话，怎么才能吸引到财神呢？”我听完觉得甚有道理，“天

师时，中介把她推荐给一位热衷吟诗作对的雇主。面试前夜，雇主发了一条征集下联的朋友圈。母亲见后立即转发给我，我稍作沉吟，便对出了下联，随后母亲将我对的下联发在了那条朋友圈的评论区里。

雇主当晚没回应，次日的面试却很顺利。后来母亲与那位雇主相熟，雇主向她坦言：“阿姨，知道我当时为什么会选择你吗？就是因为你家孩子的对联对得好！”

后来我疲于工作，这份才情便荒废于江湖了。

2026年是我父亲的本命年，红衣、红裤、红袜子，母亲早已准备好，用不着我操心。

我所要操心的，只剩下年夜饭应该吃什么。

刚好朋友也在苦恼这个问题，我挥斥方遒地点了八道菜：红烧鱼、红烧排骨、猪手、锅包肉、烟肉段、猪皮冻、椒盐大虾、小鸡炖蘑菇。朋友听完却很失望地撇了撇嘴：“果然还是这几样，就没有点新鲜的了？”

我理解朋友口中的“新鲜”指的是意料之外的菜，可我实在想不出有什么东北菜是能出乎她意料的。与此同时，朋友的话也令我陷入了沉思：是不是大家都在推陈出新，只有我还在循规蹈矩？

为此，我特意咨询了几位外省的朋友，虽然众声不一，但总的来说，他们的年夜饭也都是平日里耳熟能详、司空见惯的当地特色，最多加两道符合他们口味的外地特产，仅此而已。

至此，我明白了——

我的朋友，你大可不必这般纠结，吃的的关键在于“氛围”，同样一道菜，有一千种氛围，就有一千种感受。就好比你在家看电影，与在电影院看电影，当然是两种天差地别的观感。这不仅是因为电影院在投影设备上的优越，更因为电影院里有那么多人陪你哭、陪你笑、陪你热血澎湃，你的情绪更容易被带动。年夜饭也是如此，一年到头仅有这么一回，它的特殊性，注定了这份晚餐绝不会落于窠臼，因为年味儿的根本从不在吃，而在人。



项凤武 摄

立春了，寒气渐退，春意渐生，年的脚步近了。街道两旁的树上挂满了繁星般的彩灯，每棵树仿佛都披上了过年的新装。店铺门前，成行成串的红灯笼在微风中摇曳，整条街都洋溢着暖融融的喜庆。此刻，窗外时而传来“啪”的一声响，是小鞭或小炮的炸响，声响过后，便是孩子们银铃般的笑声，那笑声里都飘散着年的欢喜和香甜。

这份年味，也浸透在我家忙着做“年干粮”的烟火气里。我坐在轮椅上，面盆搁在腿上，一手扶着盆沿，一手揉着面。

农村的年俗，也是我家的年味儿。每蒸好一锅，掀起锅盖的瞬间，满屋都是面香味，看着热气腾腾、白白胖胖的年干粮，母亲总是欢喜地说：“挺好，来年一定会更好！”

倏忽间，又是一年，不觉已是知天命的年纪，父母皆已年过八旬。人到中年，方知人生如一场漫长的修行。成长不是变得坚硬，而是柔软而坚定，是对世间万物心生敬畏，对生活的热爱越发丰盈。最近，我从网上给母亲买了件红毛衣，过年给老人穿得喜庆点；还给父

放进耳朵里，拍拍手、跺跺脚、听听声。父亲年轻时便双耳失聪，对他来说，能听到一点声音，心里就多一分敞亮。

父母收到礼物时，满心欢喜的样子，如同孩子收到糖果和玩具，其实父母的快乐一直都很简单。看着父母，我心里五味杂陈，酸酸的、甜甜的、也暖暖的……我们三个，这个被岁月贴上“老弱病残”标签的小家，在许多人眼里或许满是艰辛和不易。诚然，生活从未缺少琐碎和不便，但我深知，这个看似脆弱的小家，背后承载了太多爱的成全和支撑。我是如此平凡，却又如此有幸。各界领导、爱心企业、公益组织、媒体老师、萍水相逢的师长好友……他们以平视的目光，真诚地帮扶、托举并照亮我的生活，为我撑起一片晴空。

轮椅，虽是我的桎梏，却也是我的舟楫。在岁月的流转中，渡我于这场天地间，感受阳光，体验真情。所幸，人间值得，所遇皆美好，爱从四面八方来。每一束光，每一份暖，都化作心底最坚实的力量，让我始终心怀热爱，向阳而行。

新岁已至，春信可期。感恩一路走来所有的善意和光照，愿每一份跨越山海的温暖都如期抵达，愿每个人都被岁月温柔相待，在爱与被爱的光芒里，奔赴岁岁年年的春暖花开。

## 岁月有痕 人间有爱

□丁传红

父亲屋里屋外溜达着，母亲安静地坐在小凳子上守在我旁边，阳光照在母亲慈祥的脸颊上，也落进面盆里。我用力揉搓着，那光仿佛也随着我手心的力道，一点点被揉进了面团里。我想，今年蒸出的年干粮，一定会有阳光的味道吧！

母亲自言自语地说：“包糖角，是日子甜甜蜜蜜；做面鱼，是希望年年有余；蒸年糕，是盼着生活一天比一天好。”这些话，母亲每年都会说，每次都仿佛是第一次说。这是一辈辈的传承，是世代相传的期盼，是咱

父亲买了个助听器，让他不再为旧耳机总出问题而烦闷。小时候，是父母想着法儿让孩子开心，现在是孩子想法儿让父母高兴。

起初，母亲坚决反对，心疼我花钱，说自己又不是小孩子，过年不用添新衣。可当毛衣穿在身上那一刻，母亲的嘴角不自觉地上扬，颤巍巍地走到镜子前，左看看右看看。原来，女人无论多大年纪，心里一直住着个小孩，都是喜欢新衣服的。

父亲戴着老花镜，爱不释手地拿着助听器，摸摸这看看那，把耳塞